

# 九死一生

岛崎 治郎

# 九死一生

## ●8月6日的情况

当时，我每天从西条坐火车，再转市内电车，花一个小时以上去参加在南观音町的株式会社三菱重工广岛机械制作所的学生动员劳动。我在5兄弟姊妹中排第4。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哥哥在九州当兵。

我上二中(广岛县立广岛第二中学)初二时就停课，被派到四处劳动。1944年年底左右，开始在三菱的观音工厂上班。

8月6日那天，我和4、5名同学去工厂的途中被炸。被炸的地方我想应该是南观音町的综合操场附近。离爆炸中心地约4公里。如果我晚坐了一班车，那么原子弹投炸的时间可能正好在相生桥附近，在电车里被炸死了。真可谓是九死一生啊。

被炸的那瞬间，我感到背后有一道闪光，脖子发热。接着一阵强烈的冲击波后，我就倒下失去了神志。大约过了5分钟左右撑开眼睛向四周一看，虽说工厂离爆炸中心地有4公里远，却只剩下一些铁骨，连屋顶也被吹走了。

我们同学之间纷纷议论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不是我们劳动的工厂被B29战斗机轰炸了，不对不对，不是被B29战斗机轰炸，那是皆实町的煤气罐爆炸了吧。警戒警报也解除了。8点15分是没有戒备的状态。8点前曾有一次空袭警报，但又改为警戒警报，8点5分左右警报解除了。我也听到解除警报的响声了。

后来，发令说：市内全部都燃烧起来了，总之今天到工厂来的人全部回家。黑雨不断向东面推进。我经过江波，走到吉岛、千田，又过了御幸桥，向比治山方向走去。当走到御幸桥时，被许多人拉住我的腿说：给我水、给我水。当时我只以为有些人受伤了。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受伤、烧伤。这些人拉着我的腿直说：“大哥，给我水、给我水、我受伤了，喉咙……”非常令人可怕的光景。被炸时，幸亏我没受伤，看到眼前这么多受伤的人，自己的脚步变得迷茫不定地前进。

经过比治山山麓时，看见一位浑身红通通的士兵令我至今也忘记不了。他身上的皮肤都耷拉下来了。虽然还有呼吸，但那是非常凄惨的情形。他看了看我，指着尸体说：“这，我要把它抬到拖车上运走，大哥，麻烦帮我抬起它的脚那边。”可是，我害怕没敢帮他。比治山山麓一带，也许是离爆炸中心地远一点儿的缘故，受重伤的人不多，倒是有许多人在帮助搬运尸体。我想那位士兵大概没过几天就死亡了吧。

晚上不知道到了几点，好不容易走到了海田车站。听说晚上可能会有一趟火车从海田发车去西条方向。大概是等了1个小时左右吧，终于坐上了火车。车内挤得满满的，到了西条，一片漆黑，根本看不到是谁来接车。因为，那时照明是

受统制的时代，不可以用电气、电灯的时代。当时只听见来接的人在说：“真够呛啊、听说很惨啊”。却不知道那是谁来接车的。

## ●7日以后的情形

听说我叔叔在比治山工作被炸，我和婶婶一起去广岛找叔叔。是否坐上卡车去的、怎么进入市区的这些都记不清了。听说叔叔被收容在宇品那边，7日拂晓我们就出发了。幸亏我在二中上了3年，对市内的地理环境还有点儿熟悉。我想得要给婶婶带路，就和婶婶一起出去了。

在宇品的收容所，我们找到了叔叔。我记得收容所是在宇品港附近的仓库。一位士兵说：“啊，这个人已经咽气了。把他抬出去吧”。说着就把尸体搬到过道走廊并排起来。后来，士兵对我说：有人死了，帮我抬一下它的头那边。我很害怕不敢帮他忙。2、3个人一起把断了气的人抬到走廊。连20来岁的小姑娘也被烧得浑身漆黑的，光着身子躺下。

我们带着叔叔从宇品回到了西条。可是，3天后的10日叔叔去世了。在家附近的火葬场火葬。那时，我也帮忙了。我婶婶是两年前去世的。可她和叔叔仅一起生活了9年。

## ●被炸后的生活

二中的复课大概是在10月末还是11月吧。当时，在观音原二中的校址临时搭起了一座小屋，雪花飘进屋里，没有暖炉，在寒冷中哆嗦着上课。那是连玻璃窗也没有的校舍。回到观音前，是借用海田的女子学校的校舍或是没倒塌的小学上课的。

因为我想升学，所以得去上课才能拿到学分。只能忍受着寒冷上课。那时我想能在临时搭起的校舍上课已经很不错了。当时是旧制初中，所以是5年级毕业。我毕业时是1947年。毕业后，考上了在千田町的广岛工业专门学校。

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昭和30(1955)年代，汽车也逐渐普及起来，我想创立一所汽车驾驶学校。于是和朋友一起拿着铁锹，开始策划起练车线路图。利用工业专门学校拿到的学分，考取了当专业科目和技能教官的资格。1960年起，在市内的汽车驾驶学校当主任教官。

1966年，我辞去了汽车驾驶学校的工作。因为我哥哥想经营一家养老院，希望我去帮他忙，所以我就去帮助哥哥的事业了。当时，我哥哥是医师会长，我一直以哥哥为自豪。兄弟一起经营养老院，可是哥哥却因脑血管破裂去世了。我痛恨得三天三夜睡不着。两人奔波于宫岛、汤来的老人设施，长途的地方由我来开车，带医院院长的哥哥去。我抱着一种一定要开车带哥哥的使命，一直支持着哥哥的工作。哥哥专心研究学问，而我爱好运动，两人就是这样齐心协力努力过来

的。可哥哥走了，真是很伤心。

### ●工作、结婚、核爆后遗症

我和妻子马上就要迎来结婚 50 周年的金婚式了。结婚的时候，我没敢说自己是核爆受害者。因为知道对核爆受害者有歧视，我告诉妻子：是遇上了原子弹爆炸，但是当时在三菱工作，是离爆炸中心地 5 公里远的南观音尽头的地方遇上的，没有任何受伤。我妻子似乎不怎么在意。我儿子是药剂师，也有医学知识，明白自己是被炸的第二代。儿子和女儿出生时，我有些担心。就悄悄地确认是否有异常。

被炸 10 年后，脖子后面长了一个瘤子，我担心那会不会是后遗症。也许不是恶性的，是良性瘤。长了一个很大的瘤子。瘤子长的位置正好是被炸时来自背后的闪光射到的地方。后来做了切除手术。可是过了 10 年又长出来了。后来，最近瘤子不再长出来了。除了长瘤子以外，我觉得因被炸而造成的症状就是牙齿比别人早脆弱。有些人也会掉头发。每个人的症状会有所不同。我没有掉头发。但是，和大家共同的症状就是核爆受害者容易疲劳。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和其他人同做一样的工作，但自己却易疲劳，被上司怀疑自己是否想偷懒。上司说我：“大家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也不会累，你就这么点儿工作就累，你想偷懒啊”。易疲倦的症状在工作上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一件事。

### ●对和平的愿望

告诉年轻一代什么是核爆、什么是和平时，叙述者是需要下一番工夫的。原子弹爆炸的霎那间，楼房一瞬间就倒塌，人们一瞬间就死亡。要把这种真实告诉人们是要下功夫的。光说：“很惨、很惨”，“说给我说却不给水的话，会留下遗憾。火势逼到桥下就这样逃了出去。”等等这些话，我想其真意是传达不了给听众的。光是说“和平公园里有资料馆，可以去那里看看。有和平之树”。这样说不上是告诉人们核爆的残酷。也许会给听众造成一种误解，以为核爆并没那么严重。前几天，北海道发生的龙卷风造成了许多人死亡。在电视上所看到的就像当年原子弹爆炸那一瞬间。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带有强烈现实意义的画面。我想那个画面连小孩看了也会明白。核爆也是像那龙卷风一样，瞬间性地倒塌，大火燃烧起来，造成 20 万人的死亡。我们是否也可以通过连结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灾害来告诫下一代呢。

原子弹投下没多久，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的摄影记者就进入广岛，拍摄在广岛发生的惨状。多次奔赴战场的那些记者们也说不别的战场也没目睹过像广岛核爆那样的惨状。我们该如何去告诉人们那种惨状呢。我认为在传达方式上要下功夫。

我就读的二中，有许多低年级的学生被核爆夺走了生命。而且，最近也有些

同学死亡了。唯一的哥哥也去世了，感觉到很孤单。现在，我身体行动不方便，妻子在照顾我。我还想再活两年，一周一次也好，两周一次也好，小孩儿也好，小学生也好，能尽情地把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最幸福的。